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

內篇二十五篇

後內篇其五  
莊其質似家

何子曰世言曰勿為任叢怨勿為激激于怒張子

璉為御史嘗按治當世鉅重舉奏當世尊顯下弗厲

其法而上不咎其言夫天下之事不患其任且激也

患其先有意也先有意也任則貪功而悍作激則訐

人以自標罕亡怨怒矣唯無意也雖多法而寡情人

弗以為病也雖徑議而過實人弗以為構也故峭聲

之阻盜賊弗怨虛舟之觸禍心弗怒無意也

何子謂雷守王子曰夫擊與牧異法而柔與能殊情

大復集卷三十一

寇曰擊民曰牧遠曰柔邇曰能四者由有治以來莫

之能有易也四者之易也弗晰而蒙於情也其弗蒙

也移於勢也勢之移也畏以求免屈以求伸辱以求

榮是三者心動而其情蒙情蒙而法易矣故縱奸漏

枉牧寇也伐善殘弱擊民也親昵而多蓄柔近也疏

眇而易威擾遠也由是求免而先畏求伸而先屈求

榮而先辱其終謂之晰乎夫法以事起道以身立時

而變化從乎其人羿之射也不以遠近要之中的而

已矣扁之醫也不以強瘠要之對病而已矣夫能中

而對者心一而視外晰也弗晰者心之蔽者也晰而



有所移者救之甚者也。晰也。弗移也。明而有勇者也。盛子令太平。太平鉅多。桀難治。何子曰。一人百羊。無弗群者。百人一虎。無弗搏者。言治體異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茂草。言惡必有善也。故君子不以善隱惡。不以惡傷善。夫知而好白。易遁也。剛而好發。易嘗也。好尚而有欲。易畏也。三者凡以有已也。有已者。不可以治人。夫執火而盜。避借寇以明也。屢罵而童子弗趨。不慎出也。虎豹之在山也。莫之能近也。然可以出而罕之者。有嗜于人也。是故君子之治民。以民之知。知民則獲。見其情。以民之怒。怒民則獲。伸其威。自潔以求直。則人弗得訾。故辨其文。異其品。黑白章矣。公其法。定其守。志令行矣。制愛而取義。誣利而尚節。身名榮矣。

光祿署丞陳子為大谷令。呂給事請於何子曰。光祿丞也。貳而內吏也。大谷令也。長而外吏也。丞也。令也。貳也。長也。內也。外也。弗相諳也。予曰。丞嘗修膳。致養于上矣。其不知養民矣乎。令也。養民者也。曰。大谷何以養也。曰。和之。曰。大谷盡驚也。安可以。和也。曰。大谷固盡驚也。將移之乎。存之也。若移之也。用六師。弗用令也。其用令也。則和之爾矣。夫虎也。馴之龍也。擾之。

矧大谷者民也。曰和之也不懼縱乎。縱難制也。曰是順私從暴也。失和之也者剛也。柔之亢也。下之疾也。緩之馬調也。則弗犯駕。鷹習也。則弗擊韉。和也者非順私從暴也。

何子曰：天下之味五錯而味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色五錯而色不可勝用也。天下之音五錯而音不可勝用也。錯之者和之也。和之用廣矣。是故常以絳變也。變以緯常也。常變經緯用無窮也。

侯汝立氏者年三十四而為司馬選部郎中為東昌守。始汝立力樹職正法。又陳職抗章求免弗獲。又乞

大復集卷三十一

三列下三百八

徙學官便養。又弗獲乃出守東昌。何子曰：鄙人曰丐。乍富廢飯言創貧也。林功義弗折樹名以自著者貧賤之士多有之。而貴習厚享者弗與也。何耶。予嘗有友三人焉。三人者咸節士也。大梁李子為郎吏言外家河內。何子為史官言兵事。高陵呂子為講官言時政。三子皆貧賤士也。苟有志於創貧賤焉。則其能皆可以富貴也。然而三子者弗為也。夫才者弗憚獨任而志者耻於旅升。故致中曰：聖矯衆曰高。同流曰汚。汚者夫有不借聖以訾高者也。天下治公道行於上。天下否公議興於下。道行於上也。吾從上議興於下。



也吾從下非秉哲篤尚之士安有弗移於此者也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廣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弗易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以謹法守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吏不踰今御史有舉其職者上曰怙威而肆下曰憑勢而陵為御史者不亦難乎富人以千金使其子賈子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主人有使其家監朴僕者僕怨而罵監由是觀之御史誠舉其職有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曰夫今御史若是有之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情賈監亦不以僕怨廢朴夫覈名實非行禍福曷以曰肆別淑慝非任

喜怒曷以曰陵若是曷以怨怒也如怒而怒又曷辭焉

大復集卷三十一

四十三頁五十九

焉

張御史言事于朝有風按淮揚鹽何子曰淮揚天下之衢也舟車之所會多豪富私販豪怙勢富行貨私作奸勢撓權貨溺度奸救法御史者劄豪以屈勢平富以拒貨治私以發奸小舉而救溢大舉而變生故御史者莫有弗難于淮揚者矣夫至動者風也先發者機也捍難者格也罷行三者于天下無難矣夫格者力之至也機者智之至也風者積之至也三者之變化格淺而機深風神遠矣故無也者智者之所慮



也况豪富行私者乎

唐大夫為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曰天子擢大夫將以昌其法乎今天下吏治蒸蒸靡矣司法者怵威而劫于勢思以為媚縱弛其目變易其章義矣履正以蹈危守直以中害豈人人樂為者耶於是法令糾繆百姓無所護過日以滋偽吏無何於上下益舞智臨之又安與議於繩墨之間尺寸之內乎夫明法難執法又難也明法者奸弗眩執法者勢弗奪弗眩智也弗奪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何可不謂難也法所以集衆心衛大勢也苟可以奪則政弗彊政弗彊

大復集卷三十一

五

蘇蘇三百九十五

則鉅豪免鉅豪免則眇弱逮法弗行于鉅豪而日籍于眇弱是踈天下之心而貶莫大之勢也憂治者寧矇然而弗視已乎故唐大夫之擢天子將以昌其法也夫使執法者皆有明陟賣法者皆有幽黜則履正守直之志遂而蹈危中害之慮踈矣法何有弗昌乎趙守之延安延安劉子曰延安民鄙地薄不足以辱良太守雖然敦俗化鄙致厚易安可以無良守乎又曰守在廣平賦詩為文廣平之治不廢何子曰定延安又何憂乎夫樸所以受飾也卑所以受潤也

詩之道尚情而有愛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利



感情者詩之道也。慈惠出焉。經德緯事者文之道也。禮義出焉。夫飾莫大于禮義。潤莫大于慈惠。是故可以敦尚。可以生息。

真陽陳子為鄉舉士。績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矯不附。不害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人不見。非其物不有。湛然不為潔也。闇然不為隱也。皎然不為白也。其視富貴也若惴。其接厚利也若遺。其處蓬居而藿食也若大尊也。選于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給事曰。夫令非難邪。糾吏而子衆。宣力而布德。振廢而啟蔽。陳子難乎。何子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守。發視其所蓄。安輪之車。其轍不踰。重兵之陣。其剛不缺。積竹之矢。其中不靡。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守曰為。出其所蓄曰發。故曰不知其仕。視其處。夫陳子之處也。仕道備矣。

張元傑為魏縣。方子侯子曰。劉明者。魏縣之才也。立剛以守。致明以用者。魏縣之政也。何子曰。夫棟撓輻不撓。棟任衆。輻衆任也。火燭弗若水。鑒火著外。水著內也。夫衆任者。事集而易行。獨承者。敗著內者。闇而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過用其剛者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也。

乎性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陟用之則剛者茸弗振矣明者蒙弗知矣此其才豈損于為吏邪是故今之為剛者為赫赫者也為明者為皦皦者也赫赫者多威而寡惠皦皦者多譽而寡實是故吏日顯而民日弱矣夫用智醫而逆治者彊病也用仁醫而順治者弱病也弱病之人彊病之醫亡弗殆矣今天下之民異於往也往也殷富故吏用其才擾之弗覺也今也罷餒罷餒之民擾之必死語曰無急如東新無弗折矣無察如撒藩無弗亂矣此之謂也

劉守之擢廬州也未即郡沮於言者乃俟調家居累

大復集卷三十一

七

郭四三

一年餘又弗調守曰言者以予資弗任爾予未視治任弗任安可知哉予遂已邪何以見也乃復上京師謁吏部天子乃調守漢陽何景明曰予于漢陽甚

感于古今之官用也古之用人視才視才也者考德

績罷不能是故近者有弗取也遠者有弗棄也貴者

有可賤也賤者有可貴也今之用人視地視地也者

徵發身等居位也由是要勢者日躋之恐弗達也而

守散官者踰考弗徙矣又安有超格軼資者哉是故

近益近遠益遠貴益貴賤益賤夫若是使才有其地

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苟才也無其地地也無其才豈



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者懼不善使也。貴者懼不善事也。不善事者難于上。不善化者難于下。曰漢陽有貴富者也。且有者取諸人乎。無者取諸人乎。是故有貴者不取諸人。以自耀也。有富者不取諸人。以自實也。爲漢陽上下者免矣。

何子謂寧國張同知曰。夫飾車將以駕也。飾馬將以馳也。是故君子有名則寵。有政則達。夫修以立曰名。行以理曰政。名以榮曰寵。政以顯曰達。故名非飾標。政非文具。寵非耀時。達非巧宦。是故君子于名也思毀。于政也思救。于寵也思辱。于達也思塞。思毀則終譽。思救則圖經。思辱則常榮。思塞則可達。

大復集卷三十一

八

朝野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若茲。擢子爲不悻。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干暴取。凶不改。歛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悻。景明聞之。見鄭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庸人多求親。而憤疏。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駑駿別。刃試堅。則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問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



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曰：執火，不燔嚮者多，焦導水，不溺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己為害。已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執利權者，桑弘羊敗于害，劉晏敗于專，不害不專用之為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子也夫。

李子將倅于蘇，李子曰：吾何以倅蘇也？今之在吏子也，弗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仲修曰：不發，蘇子也。罔五行以敏達事，以詳集結，冠而夫。大復集卷十一

是故緩者下，可以舉廢，略者下，可以過遠。明法習文，究情察於子，其任乎？本曰：夫枉促而絃絕，燭張而蚊至，守止以制，訂勿使自亂，處晦以合照，勿使人見。致一，莫如蒞理，繁莫如約。子欲揭揭焉，明數數焉，盡難矣。李子曰：二子之言，叛于安適。何子曰：二子之言，類乎叛者也。仲修之言，為治也已。本貞之言，為修也已。李子曰：子兩有之，以應變可乎？曰：不可。兩有之，以應變，是以我冒物也。冒之不足，則必易焉。是故以我冒物者，不勝易為通焉。則變在物，應在我。織履者不量足，無廢履也。制車者不試轍，無棄車也。為政者不



學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不相遠，情見而物不懸殊。天治而罔修，則任法而情踈；修而罔治，則自愛而解任。任法者必敝民，自愛者必愚下。是弗通之過也。

蔡子由吏科給事中，出爲福建按察司僉事。縉紳大夫或惜之曰：「蔡子厚積而慎修，識遠而高計，深亮物而濟務，可使秉重居要，內贊國經而外格時難。今廼出近而處遠，去言司而專職守，弗足以施溥舉大，匪衆望也。」何景明曰：「夫蔡子於屈伸之道，能明之矣。夫伸也者，弗在高爵榮名也；屈也者，弗在居約處卑也。志達曰伸，志塞曰屈。故爵高名榮而志弗達，不失爲

屈約居卑處而志弗塞，不失爲伸嚮也。一陳而求卑，再陳而請病，夫屈伸之道，蔡子能明之矣。夫人情智而自好，智故洞先見，未利害斯明，自好故罔畏，不發不以冒危犯難。蔡子智而任者也，察物不撓，行義不委，私言若訥，公言若訟，非智而任者與。夫智貴示任，貴斷智而弗示，則衆疑任而弗斷，則中靡。是故天以日月垂象，人弗敢侮地，以山川示險，人弗敢踰。益賁狐疑，則不若童子之必至；猛虎猶豫，則不若蜂蠆之必螫。夫天下之事，示則明，斷則立，矧司法乎。司法者，不示必有罔民，不斷必有反令，罔民匪智，反令匪任。



蔡子智而不祿任而不易者推此可以達之天下也  
司法乎

何子告蔡子曰司法者人之司命也發奸糾邪董正  
彌善司法是據故情蔽曰闇文究曰深綱弛曰緩目  
數曰急闇則納愚深則藜怨緩則縱枉急則矯直四  
者司法之過也是故君子知詳而守易立嚴而行寬  
詳則弗遺易則弗害嚴則振寬則容詳易嚴寬是謂  
四德德以司法又何過焉

進士積試而外補者弗豫申伯溫為進士二年補丹  
陽令呂子曰丹陽無弗豫也子且甚喜東子曰何以

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甚喜曰丹陽崇畜義試志  
在必行畜崇思發試又思任志行不違何弗豫乎夫  
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權弗歸也衆志弗率也職序弗  
則也事權弗歸曰尸衆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  
尸以處位視亂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  
舉其政事相歸蒞其民衆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諺曰  
賈人之有牛不如庖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于國  
都者行于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失其  
職尊道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為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惟事事國夫行矣皇郵顛顛如或弗行燕息又安



肆馬故予喜丹陽者志行也。東子曰：子言善矣，弗曰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曰行。匪艱，予則弗能。夫一邑之事，天下備，令宜知之。均上下，備文武，善善而惡惡，均上下，則賦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知愛有禮，知勇有義，善善惡惡，則賞不僭而刑不濫。夫行人之所必怒，是謂忘害，舍人之所以必悅，是謂忘利。故順上獲譽，弗爲也；逆彊賈怨，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以辱希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呂子曰：艱矣，丹陽能之。何子聞之，曰：呂子尚行而詘逸，東子知逸以守艱，丹陽之治備矣。

進士周子賢爲宣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山，狐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弛也。故立文明禁，操法示毒，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予聞茅柔而人籍之，澤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衆也；刑罰法令，所以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不起。周子因孫子見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卻，驅則行，馬控則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遏暴制太過也。因而用之，存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子曰治在教其友邵子曰予聞法由曰治風易曰教故制御董責人心感諷喻勸說民聽藐治民曰教無已緩乎曰子思曰修道曰教夫飾行為修由理為道成訓為教是故標立者遠觀視風行者疾感動故儀刑聲聞莫如教夫吏不紀則民俗濫政不則則下志滯教者紀濫俗而則淫志之務也上敬主下貴貴上好士下賢賢上篤老下親親不取則下知介不害則下知仁其行約其施廣其動微其間彰古者之待禽獸草木也不捨群不射宿羽毛不戾不登俎芥斤以時罟目四寸故山澤之蓄蕃殖聖人之禮其物若此也况其民乎今天下吏治弱者靡矣強者持其刑罰搏裂抗割之而已獵其民甚于鳥獸折其民甚于草木又安有禮乎故曰不知教其行飾其理率其訓立古之教也

南陽多文獻仕族至文達公盛大矣然文達公嘗稱葉焦氏焉焦氏由此遂著于天下士大夫間矣焦氏始有侍郎宏再有參政寬再有運使鈍再有知縣欽至文禎為樂清簿文禎與襄王拱之葉牛道徵及景明皆有姻舊往慶文禎文禎曰子泰于先矣夫先人皆顯仕于當世稱列于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踵躅紹



若矧有以增光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問哉三君子何以教也拱之曰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良冶之子不失為裘若嗣宦焉弗在尊顯若能職焉將為休光道微曰仕族之家易興而難繼易興者澤未斬而賢可彖也難繼者美在前而強易見也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失其弓矣良冶之子不失為裘失其冶矣故蓋德為易而光烈為難子將勿忽其易以圖其難焉爾景明曰世宦弗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多振世宦者富貴而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夫焦氏稱于文達公蓋有世德焉匪徒世宦已也文禎

曰三子之言教之矣

大梁張德克例為周府引禮舍人何子曰夫化必觀世行必矯俗要其本源委於末流故良法既敝則美意或幾乎息矣今天下用士科貢興而孝廉賢良之舉廢科貢於孝廉賢良遠矣而人尚之其有以例拜官者則縉紳之徒弗道焉此何以哉或曰科貢者其盡非孝廉賢良之才者耶曰然則以例拜官者盡非科貢之才者耶故觀世以化者存乎上矯俗之行在其人焉爾夫使富者得官貧者得財上急國用下舒民力例之法意蓋無不善而官者因以率行屬職又



何以累其人品哉。顧上以此括財而窮欲下，以此藉勢而遂身，是末流之敝也。昔漢文帝許民賣爵，司馬相如以貨為郎，而文帝之治不以賣爵貶相如之名，不以貨郎賤故意美者，不論法嗜修者，不論資。

陳貞人壽，何子曰：夫闡教者道也，受養者祿也，厚生者欲也，古之則貞人不教而道著，不祿而養豐，不欲而生厚，夫教而後著道之病也，祿而後豐養之蠹也，欲而後厚生之賊也，夫壽者神之疑也，天者物之役也，貞人能不用神邪？能不悖物邪？得實而愛者不計藏，而待其自救，則無救，日計藏焉，使其無救，則救嬰兒日啼而咽弗噉，不知其啼也，日握而手不拳，不知其握也，日視而目不眊，不知其視也，夫神者不知而至者也，故不用其神而神無不用，夫知而至者，神過也，知而不至者，神不足也，過者中人之上，不足者中人之下，皆不能長生者，害于知也，是故不知而能，與知而不能，相懸遠矣。神者氣之御也，氣者形之御也，氣以神動，形以氣存，不存而存，故曰難老。

何子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夫天之受之者，乃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之容也，水思歸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約，是以長。



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幼是以長年

何子觀河南癸酉同年會錄曰錄也序年列名凡以敦義識好爾然必昭著又遠其事者非諸子所共志者耶凡河南之士幾何也集于學弗萬人已爾集于試弗千人已爾然名于錄者八十人焉爾矣較之亦希罕曠絕之遇也其事何可以不昭著又遠耶夫身至眇也然且弗百年也即百年猶旦暮易至也榮勢往來若流光易絕也此三者非所圖以弗朽滅也所圖以弗朽滅也乃有在于形勢地位之外者乎夫至明者義也至永者名也踈利而義集義孚而名成是故君子顯義以遺名故形外也性內也壽弗長天弗短也貴弗崇也賤弗貶也

大復集卷三十一

十六  
御定  
三百九十一

何子選次劉僉事詩總百五十六篇登三卷皆精實確乎可以昭述俟後弗惑矣曰嗟乎詩也者難言者也體物而肆采撰志而約情慎憲而明則是故比方屬類變異陳矣揆慮緒思幽微章矣徹遠以代蔽律古以格俗標準見矣故單辭寡倫無以究曠指衆不一無以合方利近遺法無以純體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學審而出之存乎心明而辨之存乎識夫詩之難

言也獨言者難邪而知言者鮮矣



大學士靳公有菴曰戒菴何子記之曰隧也而風出之隙也而風入之口者身之隧也不慎故戎興意者身之隙也不慎故邪進是故物必有始而事必有紀惟先也則有備而無患惟衆慎而弗一也則多畏而慮不周矣室有關矢有機室之有關也匪室而有關也關在門也矢之有機也匪矢而有機也機在弦也關在門故室而寇不得踰機在弦故約百矢而弗置也抑之詩曰慎爾出語言戒乎其口也曰敬爾威儀言戒乎其身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戒乎其心也夫心者天下之至一而萬事之紀也故放之六合而準旁于百世而無不括是故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是故約而易操有功而不勞

何子讀韓子書律呂直解敘曰夫神理之弗著其器數之亡乎天生一成萬一上萬下器數下下也由後世以來弗之詳矣其上焉者又安有所達哉是故聖人得一而知萬知者知萬以得一談一者虛而寡用談萬者廣而莫歸要之以知其要實者為至夫天地之間者氣也制而利則曰器生之節度曰數神理者氣之宰也是故器數詳則神理由明神理明而天下之事得矣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疏書共一十篇

應詔陳言治安疏

中書舍人臣何景明謹奏為應詔陳言治安事  
適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  
小臣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旨痛切無不感  
動流涕謂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  
至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  
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  
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

大復集卷二十二

又三百六十六

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宴然未見損  
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

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  
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民心近

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

欲圖理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  
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闇則亂治亂存亡事

理必然方今陛下依逢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

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蕪

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





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陛下何不一如言者所議早示聽斷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陛下尤

大復集卷三十二

二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

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救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兩請之辭取阿上裁則制度不肅功實不繆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併為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者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穀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聖躬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陛下若以章奏繁委潰亂



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斥時事為切心之言以悟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於雉雉之異是臻嘉靖之效

大復集卷二十二

三 黃幹 三卷五十六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多哉臣草茅微柔蒙先朝甄育陛下復收起於廢黜之餘恩德至厚嘗欲以言圖報恐干出位之咎然臣之懷誠積慮久矣乃今躬逢聖明開獎言路千載一時何忍容默用是昧死上陳伏望皇上亮臣愚悃曲矜納臣不勝幸甚

上冢宰許公書

中書舍人何某頓首上書冢宰許公下執事某誠至愚竊見明公自入吏部所推進者皆崇飾名節砥礪



廉耻之士清議攸與科望景附鄉鄙未進實亦私抆  
迺者

主上幼冲權閹在內天紀錯易舉動大繆究人事考  
變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然而上下之臣未見有秉  
德明恤仗義伏節者某雖寡昧諒明公之所必憂也  
夫國有人曰實無曰虛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虛可也  
其所以繫大小之望致虛實之原寔惟明公之責是  
明公雖欲無憂不可得也頃者聞權閹多于明公之  
正者議者難之或謂宜少自貶以為容天自貶以為  
容者患失者之所為也孰謂明公表師百僚堅立萬

大復集卷三十二

四 梁倫三百九十一

仞者而為此乎某於明公素未伏謁然慕義甚深區  
區之懷不敢不露竊為明公畫二策惟明公之自擇  
焉一曰守正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二曰  
自貶以求容於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策也  
夫今之計止是二者二者俱為不容然守正不容可  
以激頽靡于當時流聲烈于後世損少而益者多自  
貶不容則頽靡益恣聲烈且敗益少而損者多二者  
曷重曷輕惟明公之自擇焉昔者子貢謂孔子曰夫  
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蓋少貶乎孔子曰良農能稼  
不能為穡良匠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



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務修道而務為容。爾志不遠矣。由是觀之士而未祿尚不可為容。况位冢宰。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乎。而何以為庶官之地。天下之望乎。今時匹夫女子咸知太息。用以為慰者。以有明公在位。望明公深惟保重。某積懷甚久。不敢輕造門下。謹遣家人持書托闞者通焉。幸明公賜察。不即叱責。

上楊邃菴書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毀。夫徇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

大復集卷二十二

五  
朱貴  
三百十七

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縲紲。是故衆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蔽也。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飾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



麾之勇。在野有免置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真。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迂。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遭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為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鞫於獄。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為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陽之為害。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膏。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獨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群。務為蔽闇。而忌太

白。故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討。建樹謂之標。已振起謂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待國法曰。寡情而立威。是以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若讐。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權。司統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為門下相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况門牆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可解膠漆。僕於陽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



敢徑遠雖有齷壹何由少自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甚彰彰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頗公學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陽不為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夫學校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微閭閻之下無知之衆何以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訛昧形議影群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為之哉昔孔融鶚薦乎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昭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敷贍才辯捷給誠二子之流匹而拘檢行止闕於禮義可以用世責治二子弗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為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

上李西涯書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憚竊見在閣省食多事形勞心



憂宜必至此某再造門下省問不得一望見顏色退而抑鬱累日又聞少康矣甚喜慰然疑久弗見出昨乃見有引疾求退之疏明公之識非末進可窺然竊以為未安也近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露暴國有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議大繆市令不行勢急燔溺獨恃明公拯救爾未宜閉戶無聞在家不知迺復棄而引去益非明公所以後身而急國家之難也古之大臣功成事定然後避寵利持盈滿深思高舉保身完名是故保身完名者大臣之所以居成功處盛世也今明公責重望深

大復集卷三十二

八李准字百八

任利害而當毀譽欲以此時保身完名難矣昔成王在幼殷人動搖召公告老公旦非之明公亦宜悅時悲人畧疑忌之嫌相顧愛之念覽召公之迹體公旦之心則天下國家幸甚或以內有掣制事無違逆覽不可之幾行必止之志然已晚矣若欲轉禍為福求成於壞則猶可及也夫同舟之人胡越一心見禍知畏覩患思防人之情也今內之用事有未然者私意救於內而利害之實不省忌諱容悅者衆而割切之言未至也誠指事為之勢陳禍患之形喻以同難之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却更執以不回



之操斷以必至之勇。若是而明公出焉，不為不可也。若必惡污就潔，見危圖全，不惟缺天下之望，亦不能免當時之議矣。又或顧患依違，少撓即屈，則出處等耳，亦非敢望於明公也。夫成美者納善，感恩者報義。故袁盎進說於申屠朱雲，納忠於蕭望古之大臣，欲有為者未必不有。匡士弼贊義夫，慇懃者也。某在家五歲，自期全命於蓬蒿之下，過蒙明公收於廢棄之餘，舉之下吏之列，覩事激中，既不能明諍於朝，於明公左右，又無以增明益高，補遺而輔不逮，實甚耻焉。恐終有以負明公，敢忘其狂昧，布腸腹，惟明公采覽，無繆於古大臣出處之義。

與侯都閫書

侯都閫足下，僕鄙薄於取與，則甚謹而不敢苟。足下前所惠牙筋并梳，受之實非所欲。初見來价，道殷動甚，懇恕拒盛意，故不復辭。及途始知足下禮意甚哀，凡物以表恭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受之，苟儀不及物，君子弗屑也。僕不敢以君子自號，然不義之物，受竊不安。請以元封識返之。幸不多怪，僭妄敢呈一辭于足下。僕自貴州抵雲南，行陸四閱月，車怠馬煩，欲圖少逸，故來就永寧之舟耳。又聞霑益至永寧，傳舍



衛戍廢敝人皆狡不識上下又寡厮隸之役僕懼遲  
王命不即飭行李當時藩司諸公皆以足下當西  
路能禮往來士大夫為僕慰由是僕之西行遂果及  
歷烏撒黑張阿容摩尼之地冒赤水之炎犯雪山之  
寒入倒馬關箐霧雨連旬不開竟日無人行廢蕪寒  
蔓猿泣鬼嘯思之令人神竦又羅羿出沒劫畧於道  
前後繼聞誠非人所居者僕始悔是行然望永寧則  
如歸以其有足下在也及抵界殊自慶其出夷窟而  
至大境目若開而明者去城不數里則寥然無一人  
出迎僕以足下主是亦必出郊而城門咫尺之地不

木復集卷三十二

十一 英平四月三

能屈足下車馬及館處至夜愈益不通問遂為盜所  
輕僕意足下素稱能禮士大夫者豈以僕不足齒于  
士大夫之行與抑足下所禮者皆要路顯赫而僕非  
其流與足下宜不如是之汙也僕不足言所執者

王命也足下王臣也以王臣而恭王命不當

乎何乃坐視其困而使之遲王命也凡禮之交際

來有迎去有餞在王土者尤不可缺始而不肯枉迎

足下託以他出其不枉送其亦他出乎若有他出為

行者可也足下位尊恐屈官不出令麾下一出烏

乎不可何使之寂然不出也意者足下以僕夫之故



為累足下遂簡僕耶鮮足下為天子捍衛遠令僕  
行不拾遺居者按堵其職也乃致盜入公署偷天  
子使臣之物是僕累足下亦足下累僕耶古人有我  
心則慰之詩非僕所敢希于足下也足下又以僕欲  
讓衛官故衛官不來見夫僕之隸役供具皆衛官所  
當承者今倨然侈然不與僕接足下又從而為之辭  
則衛官之簡僕固端於足下矣盖君子之待人以義  
不利益以情不以顯晦足下於二者不知察而人  
稱其能禮士大夫何也昔葉公好龍几杖門戶皆手  
畫龍形一日有龍下于庭葉公驚且走曰吾非好真  
龍也足下之禮士大夫無乃葉公之好龍與抑如僕  
前顯晦利害之說與足下審之僕願以君子成足下  
盜一事望足下留心僕誠亦累足下也僭妄盡所欲  
言甚得罪乞亮而恕之

擬與藩司論救荒書

頃者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  
貸此至止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廛鄉鄙  
之民捐室廬去田晦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  
其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  
者又皆覆金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



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鑿而來勢方迫  
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智慮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  
生承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  
昧序內無存變之卹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  
生齒之大命彰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  
取焉誠使僕聞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大率  
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  
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  
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  
又胡椒馬布泉鑿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  
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締綵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  
歛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

府黃河之役築城脩陞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累  
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  
前者因民切畧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為便  
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為之  
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  
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  
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  
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祇以飽



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睹可為痛扼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兔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澆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割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與甯兵備書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朝廷

大復集卷三十二

十三

虞

三頁五

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何邪僕自愧身處閭閻之內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伸執事於士大夫友朋之間則亦淺矣更投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沮無怪乎勢之難也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意見之私畧其所齊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泛議者騰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敕而欲勿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為執事耶夫良吏不媚止而求懷于民特士不求無非于眾而欲伸于僥括



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不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南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恒者。于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者矣。執事何以得此邪。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闖茸藉貴于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攘華。要以自利。爾急則憚害。而罕任。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苟稍有事。司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舍執事者矣。唯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卒墮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于一日之死。而欲幸望于不世之圖。卒之老于異俗。而節不立。身殞而志不明于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高俊樹立。非庸可冀其一。二。然所伸于偉哲。不恒之知者。僕惓惓望焉。惟執事圖之。

與何粹夫書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

大復集卷三十二

十四 溫志三



苟退豈可輕先生哉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縶于大梁德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縲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畧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參賸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徇時就功世不能器秉樸滅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簠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濩落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略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

生蘊之素矣僕特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李空同論詩書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  
也發迷徹蔽暖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  
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逖德程缺元龜去道符  
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  
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於僕諤諤也然僕所自志  
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  
宿鏤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  
構結不做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

大復集卷二十二

十六 吳科三百八

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  
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  
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  
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  
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  
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  
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  
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  
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  
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



何以窮極至妙感精飾賦也試取丙寅間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無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闕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剌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輾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

大復集卷三十一

十七 文粹四百九

著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



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肯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敘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矜程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

大復集卷二十二

十八 溫志 三六十一

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無有矣。北風便薰反復鄙說幸甚。

與李中丞書

自奉岳州顏色澧州書問今十餘年來矣。執事名位日起內外屬望僕誠亦私遂期仰撫臨之初蒙降禮



寒門頃者又辱封書之貺想聆德音式如金玉近觀  
執事䟽奏條布舉捨興革濟務之功格俗之化蓋次  
第具矣天其猶有活中土人意邪僕觀比日之事大  
率上多取容而下多憤激譬之天下之勢病弱者也  
非一藥可療容者養患以待亡激者速禍而無補故  
非得大國醫使成專任又試之効何以救危困也夫  
古之人學道以為已也學官以為人也其心一也道  
無為已之德而官無為人之澤所從學者異也中者  
聖之則也正者人之矩也中正者易之體用也不容  
不激維中維正舍執事吾誰從乎夫樞機得人重于  
方鎮謂樞機約旋而博被也事勢有不然者矣上治  
則視樞機上忽則視方鎮樞機之地先君方鎮之地  
先民故方鎮者地遠而官尊地遠官尊則力可抗而  
權倖之威弗易及也即使執事入叅樞機恐無所容  
其巧力而不可一日居不如在方鎮之猶獲志也僕  
之所望者惟得專任久試乃土中之幸瑣言鄙慮無  
足采者幸垂省覽復誨不宣

